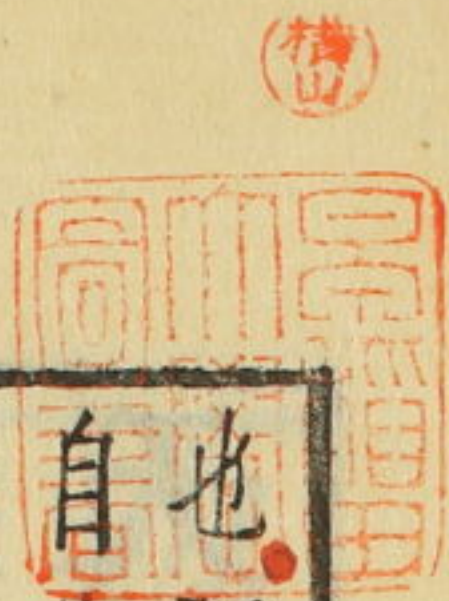




口 12
2981
8





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

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

日支于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

12
2981
8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時之善者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

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

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

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

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米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米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不得已而之

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

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

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

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

口簞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賺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

之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

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

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

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

也

餽贖予何為不受餽徐及反○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

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

備辭曰聞予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

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上去

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

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

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

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及諸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

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他，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玉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音遲，蠹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蚘蠹，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

不中者。蚘蠹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

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公都子以告都

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

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

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
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驥為輔行王驥朝

暮見友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益反

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驥王嬖臣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

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雖蓋攝卿以行故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孟子自齊葬於魯友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斂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

若以羨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

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曰古者棺槨無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

為觀羨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

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不得不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士親

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必二反校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

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

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

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問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與乎子曰可于噲不得與人燕于之不得受

燕於于噲有仕於此而于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

與同夫音扶○沈問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

于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

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

哉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

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

畔王曰吾甚慙於平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

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

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

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

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

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

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則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

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

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平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去為

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

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

也盍何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平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平陳子即陳臻也孟平曰然夫時子惡

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為欲富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

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

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

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

萬鍾之饋是我雖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

欲富亦不為此也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

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

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

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

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

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

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四書集註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

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為去聲下同隱憑也客坐而言

容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

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

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

使人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

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季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

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

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

澤也濡滯遲留也

萬子以告

萬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

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

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

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

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

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

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前

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

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

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破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終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季

世子太子

也季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

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



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及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早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用公豈欺

我哉覿古覿反○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

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

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

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瘳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

命篇瘳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

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

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昔者孟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

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然後行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雛問

於孟孟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

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

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

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

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

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乎然友復之鄒問乎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歔歔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歔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

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歔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

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弟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

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及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

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

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

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

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富不

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敷列反

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

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也均也藉借也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壙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勝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勝已行之惟助

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末主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之稱也
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

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

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勝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

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

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一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

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餘

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

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

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

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掌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宋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宋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

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閩。○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拯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辛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

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雍殮音孫惡平

聲○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 別君子野人之法 辛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

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

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

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

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冶為甑者冶為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

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

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

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

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當棄之。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棄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滸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音滸

藥濟子禮及潔，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鈞，盤曰鬲，津，滸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

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

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
 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
 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
 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
 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
 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
 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
 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
 如此則不惟不暇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耕而亦不必耕矣
 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

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

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于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

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鴟古役反○馱博勞也惡聲之鳥

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闕宮

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徒音師又山

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徒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關○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之誠否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
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
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
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
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
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
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
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

四書集註 卷之三 孟子 滕文公下 第六

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及藁，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

蚋音泚，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埋力知之。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埋，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

之矣 無音武間如字○無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季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乎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

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

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及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及命曰天下之

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

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

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

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

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

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

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

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

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

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

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纁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

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

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

人夫人副禕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

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

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

疆必載質何也周霄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問也

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

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

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
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

今之士無功而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人之食則不可也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
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匠人木工也輪人與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武
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垂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

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四書集注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
來其無罰戴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

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囊糲以迎其小人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主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

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
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
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
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
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

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季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季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

見諸侯之義也。

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追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追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

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登

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

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曾子曰齎肩詭笑病于夏

謂先來加禮也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齎虛業反赧奴簡反○齎肩竦體詭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

切而不洪不及者
淪於汗賤而不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

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

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季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

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

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洛音降又胡貢胡工

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

禹謨也洛水洛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

地中兩淮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大

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

治亂非一及紂而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二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

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

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

室東遷之後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又一亂也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
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

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
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

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莠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
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
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

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

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

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

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

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

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

上篇承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

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

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

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

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能言距

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

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膾音曹咽音宴○匡章

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膾膾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季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

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蚘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嬾願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鮒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嬾與犖同願與蹇同子六反惡平聲鮒魚乙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巴仲子也鮒鵝鵝聲也嬾願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

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終



